

三國志

十五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

蜀書

國志

四十一

四十一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難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表密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微固辭審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朕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自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勲於竹帛也以謂賢惠不相為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以曰曹丕篡弒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

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豪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

前漢書一在補刊

四百六十五王堂

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

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雋有男子化為女。

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鵠尾。荆州分野，羣以為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為西方將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軍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

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

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裕字和諫先主曰：

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

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與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統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驕，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鉤。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寤安術。劉璋時，辟為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為議曹從事。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為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禰等皆哭置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

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史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後皆免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乎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命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一大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

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為驗周曰此雖已
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
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
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
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有益
士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疆識祖宗制度之儀喪
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舉先主定蜀承
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
並為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
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譏忿爭形於顏色書
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捷以相震擣楚捷其矜
已妬彼乃至於此先主怒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
家假為二子之容傲其訟閱之狀酒酣樂作以為
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
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孫盛曰蜀少人士故
慈潛等並見載

子勛傳其業復為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

郁中常侍靈帝末為中郎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

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

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

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元常說說謹咋說音奴交反謹音休衣反咋音

祖格反先主定益州拜為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

後主踐阼為符節令也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

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元於眾中責大將軍費禕曰

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

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

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縣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

以惠姦宄之惡平又應為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

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老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

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

謝蹠蹠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

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女直言無所回避為代所

嫌太常唐漢鐔承華陽國志曰承字光祿勳河東裴

儁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

此也傳揚裴氏家記曰儁字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儁好大

得還既長知各為蜀所推重也子儁後進文士祕書郎

卻其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

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

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

鐔音尋

咋音滴

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
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安有所施為且
智調藏於骨髓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
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
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
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
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諸君讀書寧當做
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
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
免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為漢

司空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館養漢末大亂敏

隨姊夫奔荆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故璋

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為璋賓客涉獵書

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

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為家令後

主踐阼為虎賁中郎將丞相亮在漢中請為軍祭

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

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

成都初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舍容
無所禮用後劄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
也後主即位吾聞於知人遂後擢為將軍祭酒建議者之審

見昔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師亮卒後還成都

之以為今語不能表退職休以閉門思愆為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為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

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

以樞機不慎論議干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者宿

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

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

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

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

維善之以為參軍

尹默字思濟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

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

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

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

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勸學從事

及立太子以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

阼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亮卒

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為博士

宋仲

在魏魏略曰其子與魏諫誼反伏誅魏太子答王朗書曰昔

石厚與州叶游父確知其幽亂韓子昭田蘇穆子知其好仁

故君子游必有方君必勉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

識之明老雁此禍今雖欲願行裁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
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
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
筭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爲州
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爲庶
子遷爲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
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
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
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
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
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
歷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充國人也父岍字恭始治尚
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
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
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
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
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
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
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

記曰周初見亮
左右皆笑既出有

尚請惟笑者亮曰孤首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
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之行得達大將軍蔣
琬領刺史徙爲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後主立太
子以周爲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
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
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
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
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爲
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
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遂務理寬獄節儉飲食動

蜀志

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
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
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
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齋棺繼負而至者不可
勝數故能以弱爲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
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
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
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
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
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

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不工於急務欲自安不爲
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
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
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陰刑三年言及隕涕雖曾
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
和一大小勦力臣所不能喻以然臣不勝大願願復
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也且其用力苦不衆拔大
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古乎宗廟者非徒求福祐
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
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真責在身

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榭未成誠非盡樂之時
願省減樂官復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下爲
子孫節儉之教徒爲中散大夫猶侍太子于時軍
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
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
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爲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
婦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
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
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
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

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
彊漢弱相與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
溝爲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
也尋卽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
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覲增其疾而
斃之也伏思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
固民習所專此不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
雖漢祖安能杖劔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
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攻去或月易公
鳥驚獸駭莫不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

吳蜀志卷二

一一一

搏者獲多遲以攻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
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
爲文王難爲漢太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
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
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
動數合而後與故湯武之師不并戰而克誠重民
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蹟征土崩勢生不幸遇
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從橫出入
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
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

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決以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爲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以吳國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稱臣孰

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平羣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造南之計臣愚以爲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以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

之窮乃聿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臨邛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卽以邯鄲借彌時世祖在信都畏徧於卽欲棄還關中。郗公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郗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爲之圖可獲爵。

晉書卷二

一四

士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爲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孫綽

評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爲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俛首而事讎可謂苟存豈大君之遺哉。係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釋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雖有未盡河者禪雖庸主實

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去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居臣固守背
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
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獻激湍非步卒
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
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
於必亡邪魏師之未塞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
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乃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
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匆匆遽自
囚虜下堅壁於敵人致所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
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江我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
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鱗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
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
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闇主周實時晉文王
驚臣方之申包田單范彘大夫種不亦遠乎

為魏相國以周有人工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

辟周周發至漢中因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

立從洛陽還蜀過允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

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

月也至八月而文一土果崩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少

費禕命為從事入為山回書即復辟禕大將軍東曹掾稍遷尚

書蜀并子魏梁州建以目為別駕從事舉秀才晉泰始二年拜

濟陰太守遷太子中庶子立上言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

子孫雖仕郡國或有一才同之齊民為劇又諸葛亮蔣琬費

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各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願吳人

之望事皆施行轉散騎常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稍遷衛尉

中朝服其賢雅為時名卿咸寧末晉室踐祚累下詔所

在發遣周周遂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
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士皆不
聽許五年予嘗為本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
往與周別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七十二

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
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

知之假此而言也六年秋為散騎常侍疾篤不拜

至冬卒晉陽秋載詔曰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難豫任輕棺殯斂已畢上還所賜詔曰還衣服給棺直凡

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

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

通頌之曰抑抑誰侯好古述儒齊道懷貞鑿出盈虛雅名美

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與攀諸周三子熙賢同少

子向頗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

今東宮洗馬召不就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晉

秋曰秀性清靜不交於世知將大亂豫絕人事從兄弟及諸

親理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李雄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

驥驥子壽碎命皆不應常冠鹿皮躬耕山藪永和三年安西

將軍桓溫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

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耜以振玄邈之風亦有

秉心矯迹以博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

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

屯蹇神州兵墟三方北裂免置絕響於中林白駒無門於空

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

校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縣思宣大化訪諸故者

搜揚潛逸無武羅於拜泥之墟想王蠋於三齊之境竊聞已
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遁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邁道消之
命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顛瞻之哀幽谷無遷吞之望凶
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巨身之禍退無薛方詭
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
過于今西士以為美談夫姓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
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
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是以
鎮靜頹風軌訓躋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及蕭敬叛避

難若渠川中鄉人宗族馮依中自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
為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古曰老弱當先管收吾氣力自足
此不以再朽之年累諸
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家

孟達未嘗為大將軍

父已降魏不應云死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為益
州刺史為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
蜀揖為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為中書令
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榮隻立而安貧好
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為祕書吏轉為令史
遷郎至今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
揚班傅張蔡之傳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
部有者則鑿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

卷之二十一

十七

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
正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
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
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曰聞之
前記夫事與時妨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
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
功不記名必湏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
名滅君子所耻是以達人研道探賸索微觀天運
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
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

取世資小孤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
光以發輝也今三才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
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寒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
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
璋之質兼覽博聞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
挺身取命幹茲奧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
移有入無出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究古今之真偽
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
慰此素殫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膏肝排方入直
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盍亦緩衡緩
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祖祖審厲揭以投濟
要夷庚之赫懣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
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
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旣美且豔管關篴舉守厥
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
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
曰虞帝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己爲尤若子之言
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矇昧肇
初三皇應錄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襄
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

尤奇

無音

尤奇

起狙詐如星竒邪逢地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讎偽
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
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
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辨立而
身刑夫何故哉利田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鏢
鏢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
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折榱覆天
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艾其頷初升高岡
終墮幽壑朝含榮潤夕為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
圖遠慮與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

四十一

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
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
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
窺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醞醇
君臣履度各守厥貞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
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臺臺尚此
忠益然而道有隆然物有興廢有嚴有寂有光有
翳朱陽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
係運氣匿而耀靈陳冲質不末相靈墜敗英雄雲
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歛披

任音寧

復音必

齊同曹

容音興

啟音佩

其曾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不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禘祭，綏皇道以輔直。雖跼者未一偽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舟季之治也。厲揚鷲騰，伊呂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合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秘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進，豈暇備括籥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峙，聞仲尼之替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美立進可而替否，故濛冒瞽說，時有攸獻，譬道人之有果於市，問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方規諫若其合也，則以聞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遠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道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狄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對，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誦失不慘，慄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粥，譽以干澤不辭，廷以忌絀，何青之釋，何

舌食為切

初音藥

野音汝

吾音都

夫音試

殮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群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為之歎浮魴臻不為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為商時陽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請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毀傷民之之命湯於是剪其髮擺其爪自以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甚悅爾乃大至不尤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

萬曆十年刊

蜀志三

三

吳廷才五三

而投制肆叔肱之優游美踈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皓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沉思於殊形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却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共僭纏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壯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也毛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馬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麀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曰遺其所不視若被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

撰音列

而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又曰伯樂寒風秦牙青薛寶察

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薛寶察

寶以飛譽越絕書曰昔越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寶劍

五請以示子乃取其豪曹巨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木之將

盧燭曰觀其劍鈔爛爛如列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

溢於塘觀其文渙渙如水釋此所謂純鈞邪王曰是也王

曰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三重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

燭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木一下觀天情下之歐冶乃因

而出銅兩師掃灑雷公擊鼓二曰湛厲今赤堇之山已合若

天之精悉其伎巧一曰純鈞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獨不

邪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獨不

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三駿馬于瓠梁託弦以流聲淮南

匹千戶之都二亦何足言與瓠梁託弦以流聲淮南

瓠巴鼓瑟而鱉魚聽之又曰瓠梁託弦以流聲淮南

之歌可隨也而以歌者不可為也齊謀拊髀以濟文臣

之曰按此謂孟嘗君田之下坐客能作鷄鳴以濟

其厄者也凡作鷄鳴必先拊髀以效鷄之拊翼也楚廷客潛

寇以保荆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廷有善為

備一卒子發聞之衣不及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

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

無幾何齊與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

雍門接琴

接琴三挾說

雍門接琴

接琴三挾說

雍門接琴

接琴三挾說

雍門接琴

接琴三挾說

雍門接琴

接琴三挾說

雍門接琴

接琴三挾說

雍門接琴

接琴三挾說

雍門接琴

接琴三挾說

雍門接琴

接琴三挾說

雍門接琴

接琴三挾說

雍門接琴

接琴三挾說

雍門接琴

接琴三挾說

雍門接琴

接琴三挾說

雍門接琴

接琴三挾說

雍門接琴

接琴三挾說

雍門接琴

接琴三挾說

雍門接琴

接琴三挾說

雍門接琴

接琴三挾說

雍門接琴

接琴三挾說

時規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疆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踟躕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歎歎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韓哀秉轡而馳名呂氏春秋曰韓哀作御王褒聖主也王良執鞭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厥如歷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盧敖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

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經乎

太陰人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隼疾頤而為有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譬遯逃乎碑下盧敖俯而視之方卷龜殼而食合梨盧敖乃與之語曰惟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

蜀志十二

十三

今卒

已乎教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周行四極惟北陰之不關今卒睹夫子於是子始可與教為交乎若士者蓋然而笑曰嘻乎所行四時之所生此其此夫不名之地猶突奧也若我南游子問農之野北息子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貫鴻蒙之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明此其外猶有地泥之泥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家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此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自以為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已遠不亦悲哉

而自寧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

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

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

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

實者矣
畏者亦
胸吾桓曰桂
也又同嶠

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關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
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
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
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為
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
百篇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
羣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
李博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
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楊
之規卻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如其行止君子
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張璠以為
譙周所陳降魏之策蓋素料劉禪懦弱心無害戾故得行也
如遇忿肆之人雖無他算然於殉鄙取或發怒妄誅以立一
時之感快其斯須之意者此亦夷滅之禍云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卻傳第十二

蜀書

國志四十一

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蜀書 國志四十三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為郡史州牧劉璋

召為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

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

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

山之安則主有累郊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

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

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

須劉璋稽服乃詎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徐衆評曰權既

忠諫於主又閉城拒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不所貴之義請已未手

上自先王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及曹公破張魯

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

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

魯魯已還南鄭止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

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為漢中王猶領益

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

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

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

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

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

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喪

子先王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

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王拒憲司所執有黃權

之室一一主得失孫遷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

劉主之所謂也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

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

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

文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

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

喪漢魏春秋曰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後得

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

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

嘉靖己未年 蜀志卷十三 監生蔣賢刊

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

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

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

占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

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宣

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

下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

軍儀同三司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

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明年卒謚曰景侯子邕嗣邕

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

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縣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為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士大姓，寢而不許。華陽國志曰：習後官至領軍。後貢恢於州。

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縣竹。先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

華陽國志

蜀志

三 監生蔣啟具刊

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為功曹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先主明其不然，更遷恢為別駕從事。章武元年，殊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後，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此矣。」遂以恢為庠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

住平夷縣。臣松之訊之蜀人云：庠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為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曰：泰

始中始分為寧州。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舊雍闓跋。

扈於建寧朱襄反叛於犍犍丞相亮南征先由越
嶺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
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給謂南人曰官
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
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
之故圍守急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犍逐北南
至槃江東接犍犍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
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
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鉅盡惡類徙其豪帥于
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
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
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
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
授命死于縣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

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

漢漢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

仕郡五官掾功曹時

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
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
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闓又降於吳吳遣署闓

爲永昌太守。永昌旣在益州郡之西，道路纏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闖，闖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荅檄曰：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蔭，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平昔肄勤民事，隕于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賞，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已，忘錄功忘，廢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凱威恩內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

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閬既發在道而閬已爲高
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
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閬高定偏其東北
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
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爲叛夷所害
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蜀世譜曰
呂祥後爲
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爲永昌太守李雄破
寧州諸呂不肯附舉祥子守伉等亦守正節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
後乃復姓改名忠爲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
長先主東征敗績獠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
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忠
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爲
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爲門下
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承朱褒反叛亂
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爲丞相參軍
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
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
討汶山郡叛羗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
郡徵庾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
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

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
至忠乃移治味縣民夷之間又越雋郡亦久失
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
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
太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
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
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脩嗣脩弟恢恢子義忠為
人寬濟有度量但詠喟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
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
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

蜀十二

時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

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

志云表張松子未詳閻宇字文平南郡人也

王平字子均已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
姓王隨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
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馬
謖先鋒設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
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
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備也於是平徐徐
收合諸營遺迸率所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

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龍表等兵平特見崇顯加
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
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
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
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
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
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
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爲前護軍署琬
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
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

漢中

一

州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
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
賊今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
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
杜參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
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
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
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
艾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
旅手不能書而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

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

坐徹日。愷無武將之體。然性狹。侵疑為人。自輕以

此為損焉。十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古

反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

將軍封宕渠侯。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為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益部耆舊傳曰。嶷出自孤微。而少有

通壯弱冠為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

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

顯名。州召為從事。時郡內士人龔斌。姚佃。位二千

萬曆一年補刊。蜀志三十一。易正文。四百一十三。

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

住漢中。廣漢縣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

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難以戰禽。乃

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

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

病困篤。家素貧。賈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為通厚。

疑宿與疎闊。乃自舉詣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

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為牙門將。屬

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

克之功。益部耆舊傳曰。嶷受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嶷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嶷

隨山立上四五里，羌於要厄作石門於門上，施牀積石於其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疑度不可得攻，乃使譚造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給糧費，福祿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當擊電下。雖追悔之，亦無益也。耆帥得命，即出詣疑，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里已下，悉恐怖，失所或迎軍出降，或奔竄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胄又反，以馬忠為督，來降。討胄，疑復屬焉。戰聞，常冠軍首，遂斬胄。平南事訖，詳前與古僚種復反，忠令疑領諸營往討。疑內招降得三千人，悉傳詣。

十四年，武都氏王符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為念。疑平之曰：符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雋郡自丞相亮

嘉靖己未年

蜀志三

十一 益主守其列

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任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疑為越雋太守。疑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疑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疑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疑誅逢逢妻旄牛王女疑，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為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

詐降疑實取消息疑覺之許以重賞德為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疑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疑以郡郭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祚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微久自固食疑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疑之到定祚定祚率豪狼岑槃木王勇甚為蛮夷所信任忿疑自侵不自來詣疑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

嘉靖己未年

蜀志十三

二一監生蔣賢刊

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疑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瞻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為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眾相度形勢疑逆遣親近齋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疑疑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為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疑遣左右齋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疑疑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

驛奏封路爲旄牛响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王於
是加疑撫戎將軍領郡如故疑初見費禕爲大將
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疑書戒之曰昔岑彭
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
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後禕果爲魏降又郭脩所
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
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疑與書曰
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寄託之重
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
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

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年下人又今
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
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稚少主履敵**遜**恐非良
計長筭之術也雖云東家締紀肅然上下輯睦百
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
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
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
察恪竟以此夷族疑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
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
河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

皆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盪寇將軍慷

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

焉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雖與足下踈闊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嶷答曰僕未知子子

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是歲延熙十七

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嶷

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益部耆舊傳曰嶷風濕同疾至都寢篤杖然後能起李

簡請降衆議孤嶷而嶷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嶷初

還股疾不能行中由是嶷自乞等力中原致身敵庭

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

常恐一朝隕沒辜負策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

克定臣為藩表守將若布未捷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為之流涕既到狄道簡悉率城

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陣隕

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

子護雄襲爵南土越雋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為

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益部耆舊傳曰余觀張嶷儀貌辭令不能駭人而其

策略足以入筭果烈足以立威為臣有忠誠之節處類有亮直之風而動必顧典後主深崇之雖古之英士何以遠踰哉蜀世譜曰

嶷孫奔晉梁州刺史評曰黃權弘雅思量季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

回馬忠擾而能毅尚書曰擾而毅鄭玄注王平忠勇

而嚴整張嶷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

時也

蕭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蜀書 國志四十三

嘉靖己未年 蜀志十三 監生符取身刊

蔣琬費禔姜維傳第十四

蜀書 國志四十四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
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
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
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
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
以脩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
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
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
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

嘉靖己未年

蜀書十四

一監生蔣賢刊

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爲什邡令先主爲漢
中王琬入爲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
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
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歿百姓衆人既不隱於
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
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參軍五年亮任漢中琬與
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
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
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
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

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
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
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
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
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
離隔敵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士勝廣首難
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揔帥諸軍屯住漢
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
年就加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
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

嘉靖己未年

蜀志十四

二 監生蔣賢刊

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
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
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情憤憤誠非及前人
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
可推也王者重據聽不推則乞
憤憤之狀琬
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
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
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爲昔
諸葛亮數闕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

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與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旣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

嘉靖己未年

蜀志二四

三一監生蔣賢刊

入羌郭淮破走筭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能由是琬遂還任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謚曰恭子斌嗣爲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洒掃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雜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

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所以欲屈駕脩敬
墳墓視子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摯情思會得
斌書報嘉歡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既降鄧
艾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爲亂
兵所殺斌弟顯爲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
時死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
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襲蜀時議者或謂但
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爲男女布野農
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
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

嘉靖己未年

蜀志一

四監生蔣賢刊

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鄢人也鄢音音少孤依族父伯仁

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

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

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

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

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

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

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

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

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衝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禕別傳曰孫權每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擗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禕別傳曰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計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懦弱終不負東顧還遷為建寧中亮

蜀志二四

五

中住漢中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頗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為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還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禕別傳曰于時戰國多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所及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

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也縣若此甚遠此非吾之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

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

臣往御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基

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

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

能辨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禕

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

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

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

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

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

戮讓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

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

從後開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為君深慮之

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

之可也成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

之親甥亦與同戮魏固讓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

為僭濫不當矣蜀志十四

當國功名略與琬比禕別傳曰禕性謙素家不積

從車騎無異凡人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

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

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

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

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為循手

刃所害謚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承弟恭尚

公主禕別傳曰恭為尚書郎顯名當世早卒禕長女配太子璿為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翼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

傳子曰維為人好立功名仕郡上計掾州郡為從事

陰養死上不脩布衣之業

以父固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
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
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
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
縣響應疑維等比自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
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與
異亦不入維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
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魏略曰
天水太

蜀志上四

七

回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適何而家在冀遂
與郡吏上官子脩等還冀冀中吏民見維等大喜便
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與
中人會亮前鋒為張卻費繇等所破遂將維等却縮維
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冀皆得維母妻子亦以維本無
去意故不沒其家但繫保官以正之此語與本傳不同

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
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
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
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
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
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
覲見主上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
得明書今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

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

卒維遷成都為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

襄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六

司馬以維為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

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

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眾討定之

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

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

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

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

蜀志十四

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

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漢晉春秋曰費禕謂

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言等乎且不如

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

事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

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

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

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

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

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

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

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鍾題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譏，而隴右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

司馬望拒之

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往

亡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與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

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
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去舍
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
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置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
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霸隄旅託國累年攻
戰功績不立而宦臣蓄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
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
自危懼不復還成都華陽國志曰維惡黃皓志擅啓
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
葉連懼於失言遂辭而出後主勅皓詣維陳謝維說皓
以避內通爾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

蜀志十四

規進取且並遣張翼庾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
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
啓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
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庾化詣沓中爲維
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
以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圍魏將諸葛緒向建威
故住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
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傳
僉格鬪而死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傳僉
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
無益矣舒曰予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

請各行其志。率眾出會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魏人義之。蜀記曰蔣舒為武興督在事無稱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漢中守舒恨故開城出降。會攻樂城不能克開關口已下長

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劍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荅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縣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郫道

嘉靖己未年

蜀志志

十一 益生將賢列

以審虛實尋被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

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于寶晉記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為速矣

會甘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

則同舉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

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世語曰時蜀官屬皆曰天下英雄無出維右會既構

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

叛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說說會曰君自淮南已來筭無

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上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大韓信不肯漢於擾攘

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安死彼豈闇正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

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公之

道或末肅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既死，徐歆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求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偽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命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傷之，盛以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各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由，士眾鮮少，維進不能奮節，縣竹之下，退不能據帥，五將擁衛馬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於逆順之間，希遠情於難與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真理外之奇舉，不亦闇哉。臣松之以為盛之譏維，又為不當于時。鍾會大衆既造，劔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於其後，諸葛亮既敗，成都自潰。維若回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縣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為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救會復蜀，不為難也。夫功成理外，其後為音，不可

蜀志

以事有差，手而抑謂不然。該使出單，欲授維兵五萬之計，雖近不，會後可謂之馬也。蜀志

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

誅。世語曰：維死時，言見劉禪如斗大，卻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

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

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

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

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削也。直謂如是為足

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威毀敗扶高，抑下咸以

姜維投臂無所，身死宗滅，皆及貶削，不復料摘異

乎春秋襄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

平春秋襄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

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孫盛曰異哉邵氏之論也夫士節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

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於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

一焉實有魏之遺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之儀表斯亦

惑矣縱雖好書而微自藻潔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

程鄭降階之善也臣松之以為節正此論取其可稱

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所云一時儀表止在好

學與儉素耳本傳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逼歸

蜀盛相譏貶惟可責其背母餘既過苦又非所以難節

也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

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沒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

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

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

臣松之以為蔣費

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

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

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

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

小鮮沉於區區葢爾而可屢擾乎哉

千寶曰姜維為

弗之死而死於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

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

命之不畏而懼不得其所也

蔣琬費禕姜維傳第十四 蜀書 國志四十四

鄧張宗楊傳第十五

蜀書

國志四十三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爲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墮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

嘉靖十年諸刊一

蜀志一五

一

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

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
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
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
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
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
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
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拔去張拔音

反或作豔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輪前拔光
耀明左思蜀都賦擣藻拔天庭孫權蓋謂丁拔之
言多厚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亮北佳
豔也
嘉靖十年補刊 蜀志十五 二

漢中以芝為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
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為督江州權數與
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為車騎將軍後假
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
其渠帥百姓安堵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緣
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
○一曰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
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
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十四年卒芝為大將軍二
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
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
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

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選

郎晋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

父廣陵太守綱皆有迹益部耆舊傳曰浩字叔明

漢鐔蔡漢中李邵蜀郡張霸共結為友善大將軍鄧隆

辟浩稍遷尚書僕射出為彭城相薦隱士問丘應等徵

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准浩與太常桓焉太

僕來歷議以為不可順帝初立拜浩司空年八十三卒

續漢書曰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脩舉孝廉不

就司徒辟以高第為侍御史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

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

墨綬有罪便收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各振

郡國號曰八雋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

皆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

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居河南尹不疑蒙

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姿安居阿保不能敷揚

五教翼贊曰綱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饕甘心好貨

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

恨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冀兄

弟權重於人主順帝雖知綱言不諶然無心治冀冀深

恨綱會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冀欲

陷綱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若不為嬰所殺則欲

以法中之前太守往輒多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得兵

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

以禍福嬰大驚懼走欲閉門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留

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

見綱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即出

見綱綱延置上坐問於疾舌禮畢乃謂之曰前後二千

石多非其人相塞國憲肆其私求卿郡遠天子不能朝

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惡言二千石信有罪矣為之者

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以自榮考子不指父以求福天

子聖人欲文德以來之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

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

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

罷齋惡人戮為二千石功侵枉不罪其用故遂相張偷

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後兵之日不免擊戮耳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圃則抱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對為大賊起於在累自以為必死及得編言曠然開明乃辭還哲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綱曰綱降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為諸人一且解散方垂盜然當條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為安處居宅子弟欲為吏者隨才任職欲為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綱常封為異所逼絕故不得候天子美其功微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留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綱四時奉祭思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褒揚除一子為郎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為書佐建安末望孝廉為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為庖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者率劉胄背叛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為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

蜀志卷之五

四

議復出軍唯翼庭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
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
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
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爲
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
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
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異州刺史六年與維
咸在劔閣共詣降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
都爲亂兵所殺

華陽國志曰翼子微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

嘉靖己未年

蜀志二五

五

監生蔣賢刑

建興初丞相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
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爲
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
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
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
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
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
於鄧芝費禕遷爲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爲屯騎
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
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荅曰卿七十不

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

臣松之以為是以年用預

人所能載之記

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

之而預獨不為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

而別曰君毋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

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

吳歷曰預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

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唯

陛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

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

周是也苟往詐力雖疆必敗秦項是也況乎居偏鄙之

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

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黜述營輔車之謀而光武

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疆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

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疆弱之心難一故也而云吳

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諳哉

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

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

為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

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踰

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

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

為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

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

-5 86 34 918" data-label="Text">

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先主薨

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

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

共

嘉靖己未年

蜀志五

六

監生蔣賢月

齊而在宗預之右漢晉春秋曰景耀五年姜維率眾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戰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狀何以能成熙元年

春化預俱內徙洛陽道病卒

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為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府辟為屬主簿亮卒為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為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為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庠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

嘉靖己未年

蜀志十五

七

監生二傳賢刊

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為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亡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竟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為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情省略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指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

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

來降後將軍先戲沒祁太各早死戲同縣後進有李

國志曰密祖父光未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商人密

見養於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捷

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將

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

用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謂寧為人弟

密曰願為人兄矣吳主曰何以為兄密曰為兄供養之

月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蜀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

名請為上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

在色養晉武帝立太子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

偏遣於是密上書曰臣以險巖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

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慈臣孤弱躬見撫

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下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

叔終鮮兄弟門衰祿薄晚有見息外無葺功強逐之親

病無應門五尺之童輒策牙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

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連奉聖朝沐浴清化

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

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即中尋蒙國恩除臣

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

聞辭不就或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

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病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計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愍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為朝歷職即署本圖官違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驕矜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祖母不教廢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言庶幾獲侍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武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奉膳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為河內温縣令政化嚴明山諸王每過温縣必責求供給温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

縣欲求芻艾薪蒸密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
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勅識先戒本國望風
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
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有密
去官為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荀勗張華
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為亮一年去官年六十四
卒者述理論十篇安東將軍
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

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之於左自
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謚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
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
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髣髴云爾昔文王歌
德武王歌與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
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

蜀志十五

九

棄柄雄豪並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
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
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
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
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
對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於鳴條也
天祿有終奄忽不祿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
時雋人扶携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
觀焉遂乃並述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

鍾順期

生傑起龍驤始于漢代伯豫君荆吳越憑願理原
請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
基履迹播德芳壺聖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
歷載依興

贊昭烈山王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
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貪忘
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
精大國恨於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減識愛人倫孔音錚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携上雄壯亮烈著屏左
右翻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伴迹韓耿齊聲
雙德交待無禮並致姦慝憚惟輕慮墮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於
朝或異或同敵以果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
攀龍

贊馬孟起

三音達

世音肩

風音分

異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諮暫思
筭觀事知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
宗亡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允然恒常謹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罕

萬曆十年補刊

蜀志三

十二

蜀河

安遠疆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禦
多殊方保業

贊鄧孔山

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建為屬國都尉

因易郡名為朱提太守選為安遠將軍康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揚威才幹敏敷文武當官理任衍衍辯舉圖殖財
施有義有叙

贊費賓伯

賓伯名觀江夏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妹璋又以女妻觀觀定安十

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於縣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為裨將軍後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為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

詳音

故不
為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
恃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勅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
風好侔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替糜子仲

少府修慎王元泰各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
時為巴郡太守還為州治中從事先主定

蜀志十五

十三

益州領牧以為別駕先主為漢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
賴恭為太常南陽黃柱為光祿勳謀為少府建興初賜
爵關內侯後代賴恭為太常恭柱謀皆失其行事故不
為傳恭子宏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夭
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將琬書曰令史失賴
宏掾屬喪楊顛為朝中損益多矣顛亦荆州人也後大
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
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况鄙鄙乎其見重如此襄
陽記曰楊顛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為巴郡太守承
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顛直入諫曰為治有體
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
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
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
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
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
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
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
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
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亦勞乎亮鴻臚明庭
謝之後為東曹屬典選舉顛死亮垂泣三日

何彥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
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為犍為太守先主定益
州領牧辟為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讖劾先主即尊號
降之後遷為大鴻臚建興中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子
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享于髡東方朔之風為雙柏長早卒諫議隱行儒林天文
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子遠名亮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
劉璋時為中郎將將兵拒先主於涪

涪詣降先主定益州以壹為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為夫人章武元年為關中都督建興八年

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費瑄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

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壹族弟瑛字元雄

嘉靖己未年 蜀志一五 十一 監生 贊賢刊

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豪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先生時為領軍後主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縣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蛮

濮國用用強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
美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襍穢遂事成章偏任東
關末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

越騎惟忠厲志自砥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常亞趙雲

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

鎮南粗強輔元弱名曰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為右將

軍封中

監軍尚篤劉南和名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

將軍賜爵關內侯卒于武嗣少子並豫戎任任自封裔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尚書

蜀十五

十四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救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

時任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

和忘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

烈音力

端音當

亂音奔

凶大易之云

贊揚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文經士元皆失

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荆州從事

隨先主入蜀討伐至維以為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

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遠大

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為非也免存官頃之

病卒失其行孔休文祥或才或**臧**孔休名觀為荆州

事故不為傳先主傳失其郡縣文祥名植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

雖鄂今南廣漢太守夫其行事子忠官至尚書郎襄

陽記曰習植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

子忠亦有名忠子隆為步兵校尉掌校秘書

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

習文祥

國山休風國山名甫廣漢鄭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

州議曹從事隨先主征吳軍敗於秭歸遇永南耽思

害子祐有人風宮至尚書右選部

永南名邵廣漢鄭人也先主定蜀後為州書佐部從事

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為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為治中從

事是歲卒華陽國志曰邵兄劉璋時為牛

轉長先主領軍為從事正旦命行西得進見讓先主曰

據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

以不助之逸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

亮為請得免久之為犍為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

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逸諫以秦

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殲失亮意還蜀十二

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逸上疏曰臣懼其偏主

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加刃為殺臣之君臣以臣懼其偏主

畏其威故敢萌生亮白刃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

臣常危之今亮殞沒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

後主怒下 盛衡承伯言藏言時 盛衡名勲承伯名齊皆 獄誅之

時為州書佐先主定蜀 辟為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從 事卒齊為太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主為尚書郎建興

中從事丞相掾遷廣漢太守復為飛參軍亮卒為尚書 勲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於州黨不如姚伯仲字子

緒亦閬中人先主定益州後為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為 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為掾並進文武之士亮

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 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

事以屬其望遷為參軍亮卒稍遷為尚書僕射孫德果 時人服其真誠篤粹延熙五年卒在作贊之後

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主定益州後為書佐西充 益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為江州督揚威

將軍入為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將軍蔣琬 出征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益部耆舊雜記曰

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 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

其意遂却騎馳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 語雖弥日有所不盡更來亦决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

也福謝前實失不語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 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

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為人精識 果銳敏於從政子驥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廣漢

太守南筦常偉南名朝未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 卒於永安益部耆舊雜記曰朝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

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華陽國志曰羣下上先主為 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臣松之案耆舊所記以德緒

朝邵及早亡者為三龍選之在真不得在此數 義疆志壯氣剛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也先主定益州

守隨丞相亮南征為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雋景耀 中為領軍義強名士廣漢郫人國山從兄也從先主入

蜀後舉孝廉為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為宕渠太守徙在 捷為會丞相亮南征轉為益州太守將南行為蠻夷所

齊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

李偉南龔德緒王義彊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

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先主東征吳習為領軍統諸軍大敗

於獍文進奮身同此顛沛

文進名南亦自荆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征吳與習

俱死時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

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

拜子僉為左中郎後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

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

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復為

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僉息著募

後沒入奚官患生一人至於弘大

後沒入奚官患生一人至於弘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岡亭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

命於軍

蜀傳十五

一七

贊程季然

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為漢昌長縣有實人種類剛猛昔高祖

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擾亂郡宜有

武衛頓招合部曲有說於璋說羲欲叛者璋陰

疑之羲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宣旨索兵

自助畿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為叛雖有交構要

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救

郁曰我受州恩當為州牧盡却汝為郡吏當為

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羲使人告畿

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

為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

羹子吾必飲之羲知畿必不為已厚陳謝於璋

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先主領益州

牧辟為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

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

以免畿曰吾在軍未嘗為敵走况從天子而見

危哉追人逐及畿船畿身執戟戰

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天命二十悼恨木主

傳氏父子何以不為之
傳甚矣者之無識也

贊程公弘弘名祁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徧然興司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麋芳字子方東海人也士仁字君仲土仁字君郝普字子太義陽人先主自荆州入蜀潘濬為南郡太守

義廣陽人也為將軍住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以普為零陵太守為吳將呂蒙所誦開城詣蒙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濬至太常封侯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于篇

王嗣字承宗捷為資中人其先延熙世以功德

蜀志卷之五

顯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羗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羗胡出馬牛羊氈毼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為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為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羗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

穀當論重罪播誦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拷掠吏先驗問播不荅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舞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之同衆咸嘉播忘身為君節義抗列舉孝廉除鄆長五年五十餘卒書於舊德傳後縣令賴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兄弟五人繼父元為縣功曹繼為兒時與兄弟隨父遊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為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為後故復為衛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忠篤信厚為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志家張翼亢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羣然智度有短殆羅世難云

鄧張示楊傳第十五

蜀書

國志四十五

